

一种关注

青春剧为现实题材 增加怎样的新维度

——从《风犬少年的天空》说起

杨慧

在中国电视剧/网络剧的诸多类型中,青春剧一度算不上创作的重心。狭义的青春剧一般是以校园题材为主,从1989年《十六岁的花季》开始,此后虽然有《十七岁不哭》《红苹果乐园》《将爱情进行到底》等作品问世,但校园青春,在电视剧的画面中曾是相对稀缺的景观。

电影市场的长足发展和青年观众的消费能力,令电影首先对青春题材另眼相看,一系列青春片火热起来;随后视频网站崛起,面向网生代观众的偏好,更多的青春剧也应运而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青春影视剧就约等于青春爱情影视剧。似乎青少年的任何特质,都可以放到青春期的心动之中展现,爱情是化解一切疼痛的良药,也是朝向一切开战的武器。而“爱情”的功能被如此地放大,就难免会出现出轨、堕胎、死亡等极端情节。

而近几年,青春剧扩大生产并拓展类型,已经逐渐走出单纯的校园恋曲风格,打破了青春剧作为一种类型剧的固定模式,即恋爱中心主义;关注了青年观众更广泛的心理诉求和个性表达;为现实题材的呈现,增加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方式。

而这其中,最近播出的《风犬少年的天空》就是典型一例。

《风犬少年的天空》：
一锅混合友情、
爱情、亲情的汤

《风犬少年的天空》讲述了进入千禧年后的一群高中生的故事,主角由重庆本地学生四人涂俊(绰号老狗)、朱玮娇(绰号大力娇)、丁荣亮(绰号咪咪)和罗申喜(绰号大嘴)以及外地转学生两人李安然、马田组成。虽然主角都是高三学生,但和《小欢喜》等高考主题的现实题材剧中的高三学生面对的生活压力不同,《风犬少年的天空》刻画了一种近乎浪漫的十七八岁的个性张扬,并以多种感情线索加以颂扬。

友情在剧中被赞颂尤多。大兴村青梅竹马四人自不待言,虽然罗申喜的小册子骗了丁荣亮许多零花钱,打闹哄吵的损友模式也是四人常态,但无论是支持丁荣亮追求陈圆圆,还是呵护朱玮娇逐梦超级女声,抑或是担心丧父离母的涂俊,四人的友情成为了故事的基本底色,并且随着李安然和马田的到来,拥有了更丰富的剧情层次和人际互动。好学生和后进生,本地人和外地人,最终如四色拼图般,混搭也和谐地构成了故事的青春版图。

爱情也没有以早恋之名被讨伐,反而呈现出一种童话气质。虽然李安然、涂俊、刘闻钦组成了带有青春疼痛气质的三角关系,但却并没有兄弟反目或者因爱生恨等狗血剧情,每个人都带着友情底色,拥有一颗勇敢纯真的爱人之心。而马田和朱玮娇、丁荣亮和陈圆圆等的恋爱故事,也各有其轻喜剧的轻快和少年的坦率,虽然有时傻气或者中二,但都被赋予了一种赤子之心的童话质地。

亲情篇幅不算太多,但不乏浓墨重彩。大兴村四家人,都是市井阶层的普通家庭,父母一辈有的摆猪肉摊、有的开小面馆,有的开出租车,但共同的是亲子之间的浓厚感情以及街坊邻里的淳朴热情。配合上非常有地域特色的重庆市井风情,不仅刻画了大兴村家庭间的温情,还包含了对于重庆这座城市的淡淡的乡愁,从而构成了全篇更宏大的亲情基调。

在恋爱面前后退一步：
所有感情都有了
细水长流的温情感

《风犬少年的天空》并非个例,今年的《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如此可爱的我们》等青春剧也在青春恋爱面前后退一步;《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虽然以穿越作为噱头,将亲情和友情一定程度上地混合书写,也不乏恋爱戏份,但其重点仍是刻画青春的多重美好情感;《如此可爱的我们》则是更典型的街坊青春剧,将青春校园故事用青梅竹马极致化,令友情线、爱情线、亲情线都有细水长流的温情感。

这些剧还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是青春与怀旧融合。《风犬少年的天空》发生在2004年、2005年的重庆,《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的故事穿越回了1999年的东北,《如此可爱的我们》的地点虽是虚构,但时间点却很明确:2007年、2008年。于是,这些故事结合着观众记忆热闹展开,为超级女声狂

热、为新世纪激动、为北京奥运喝彩,观众本身的集体记忆被唤起,与故事中的具体细节共鸣,虽然书写的青春已逝,但也表达着青春无悔。

其次,这些剧都采用了较为二次元的叙事逻辑和表演方式。《风犬少年的天空》里“大兴村四兄弟”略带夸张的人设,《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里李进步轻易住进李青桐的家,《如此可爱的我们》里黄橙子与谈宋为了辩论赛模仿爱情电影桥段,都是某种动漫式的设定和情节,令这些故事看来轻松明快,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口味。

此外,还有一些剧集将恋爱中心主义去除了更加彻底。今年播出的《穿越火线》,以年轻人喜爱的游戏电竞为选题,刻画了肖枫与路小北两个少年超越时空的热血励志的拼搏故事。少年人对梦想的百折不挠成为了主线,而电子竞技的竞技性本身又贡献了故事的许多悬念和高潮,青春热血剧成为了一种青春剧亚类型。

而对应地,非要强行回归爱情故事的,则容易引来非议。《以家人之名》以互相取暖共同生活的两个爸爸三个娃的特殊家庭构成,前半段的父女父子情、兄妹情赢得观众大把好感和眼泪,结果故事行到中叶笔锋一转,将亲情主线转换为爱情主线,导致口碑断崖下跌。

重新定义青春剧：
青春表达的文化
转向

青春剧的类型拓展与风格转变,总的来说,跟时代文化和观众变化有莫大关系。

首先,青年文化逐渐摆脱了一种亚文化的属性。在传统社会文化秩序里,年轻者以社会经验与阅历占据文化主流,青年文化往往属于亚文化,常带有更强的叛逆性。而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青年文化通过网络参与获得了更多的表达甚至展现的机会,在文化生产中也逐渐成为了主要的类别之一,甚至影响着整体影视剧朝向年轻化转变。青年题材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亚文化的边缘性和叛逆性,并拥有了更丰富的主题和形式。

其次,青年的文化消费有一种“轻文化”的趋向。整体来看,年轻人的故事消费的大趋势是对悲剧的承受能力下降,对喜剧的偏好加强。所谓“虐恋”风格也只能放置在不会有切肤之痛的仙侠玄幻类别展开,而现实题材则“甜宠”风格大行其道。这一转变不仅出现在网剧中,网络文学等文化创作也同样。青春剧的变化,只是整体性青少年审美转变的一种表征。

从可行业市场来看,网络使得大众化更为可行,青春剧以网络平台为主,聚焦服务于年轻观众,而不像电视台需要考虑更大众的公约数。就如同《风犬少年的天空》一样,它首播于年轻用户为主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因此可以高度迎合年轻观众,将年轻人喜爱的主题表达得更极致,形式上也更满足二次元受众口味。而许多青春剧也偏爱取材自青年文化原产地网络文学,而明星选择也进一步吸纳了年轻人的偏好和审美,也都是类似缘由。

此外,一些跨文化传播的优秀剧集可能也为我国青春剧的拓展提供了参考和样本。比如韩国电视剧《请回答1988》,通过双门洞几家人的故事,创造了一个融亲情、友情、爱情于一体的温情脉脉的作品,在我国的网络上也取得了较高的口碑,也成为了我国青春剧转型中的他山之石,共同影响了我国青春剧这一波的“重新定义”的浪潮。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



▲近几年,青春剧已经逐渐走出单纯的校园恋曲风格,关注青年观众更广泛的心理诉求和个性表达,最近播出的《风犬少年的天空》就是典型一例



▲21世纪以来,以《重版出来》为首的一批元气满满的优质日本励志剧,带给观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陷入低欲望社会,昔日令人不齿的“逃避主义”在日剧中大行其道,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引发了对“逃离职场、重启人生”生存方式的思考



域外影视

从励志到反励志

什么导致了日剧的转向?

罗薇

不久之前,日剧《半泽直树2》强势回归,金融业精英半泽直树率领一众坚守正义的热血青年,向强权宣战。酣畅淋漓的职场大战,让观众看得解气、过瘾,暂时忘却了现实职场中的等级尊严和丛林法则。

热血、励志向来是日剧的拿手好戏。职场、校园、爱情等主流类型剧中充斥着为实现梦想,执着奋斗的有志青年。上世纪80年代《阿信》中寒门女成长为企业家的传奇,曾激励了一代日剧观众。90年代日剧黄金期打造了诸多主人公逆境翻盘的经典范本,比如《101次求婚》中草根逆袭娶白富美的爱情童话,《龙樱》里学渣逆袭变学霸的考场神话。新世纪以来,《海女》《半泽直树》《重版出来》《卖房子的女人》《东京大饭店》等一批元气满满的优质励志剧,带给观众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有“努力一定会成功”的信念加持,无论现实多么残酷,经历多少曲折,片尾总能迎来主人公们的人生巅峰。

然而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很多人往往因为没有才华和运气的眷顾而挣扎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拿什么来拯救那些为主角们陪跑、伴读的“失败者”?被贴上“平庸”和“废柴”标签的普通人,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又为何?

在形态多样的日剧中有一类偏冷门的“反励志”题材,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展现普通人的生存困境,直击日本社会痛点。以网络播出平台的《火花》和《东京女子图鉴》是一类题材的代表作。《火花》根据芥川奖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性格懦弱的青年德永在漫才(类似对口相声的舞台喜剧)界打拼,立志出人头地,最终铩羽而归的故事。《东京女子图鉴》展现了乡村女孩来到东京追寻美好生活,逐渐迷失在各种诱惑和选择中。这类作品真实、细腻地展现了主人公追逐梦想的过程,写实的风格贴近日常生活,人物塑造具有可信度。

向往成名的德永在竞争残酷的舞台上拼命逆袭,却在生活中饱受冷眼和心酸。野心勃勃的她在物欲横流中蜕变为职业精英,却无力打破婚恋中的阶级壁垒和性别歧视。主人公们有理想、有付出,依然被现实吊打,这样的剧情设置是日本很多都市打拼者的真实写照。再加上人物和环境具有典型性,观众很容易对故事产生情感投射。

《火花》中德永和前辈神谷的逐梦,就像是奋力照亮夜空,却转瞬即逝的烟花,悲壮得使人心疼,却也感动得人泪目。《东京女子图鉴》里续和各地的职场女孩对幸福人生的追求,折射出当代都市女性在事业和婚姻抉择中的虚荣和无奈。前赴后继的都市追梦者或许最后会像德永一样理性地向生存低

头,也可能如一般挺胸朝欲望前行。难得的是两部网剧均采取客观叙事的姿态,主人公的功过是非交由观众去判断和反思。对于有梦想和欲望的人来说,生活还要继续,认识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失败,与自己和解,带着心灵伤痛继续成长,或许无奈,但却是一种务实的自我救赎。曾经挥洒过的青春和热血,待人生回头时,至少不会徒留遗憾。

如果说,以上两部网剧所传达的“努力了,不一定会成功”是对传统励志剧套路一种反抗,那么近年来不少电视剧触及的“无欲无求,逃避现实”议题,是否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日剧价值的颠覆呢?日本1980年代“宽松教育”改革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即所谓的“宽松世代”已步入成熟期。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对缺乏竞争意识、没有责任担当、以自我为中心的“平成废物”典型有过生动的刻画,不是窝囊得让人郁闷,就是叛逆得让人头痛。

后泡沫经济时代,日本陷入低欲望社会,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随之“丧”起来,昔日遭人鄙夷的“废柴”角色和令人不齿的“逃避主义”在日剧中大行其道。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引发了对“逃离职场、重启人生”生存方式的思考。该剧女主人公森山实栗心理学硕士毕业,踏实肯干却在职场中获得认同,于是选择逃离职场,在家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试图通过契约婚姻,兑现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该剧本质上还是主人公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励志剧套路,但借助女性高学历难就业、职场性别歧视、家庭主妇贡献被低估等社会议题,挑战日本大众对于婚姻契约本质和女性价值实现的固有观念。

2019年的热门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和《风平浪静的闲职》都是关于缺乏社会竞争力的主人公选择逃避现实的故事。《我的事说来话长》中年过30的岸边满经营咖啡店失败后,常年居家啃老,以搜刮零钱和打散工维持低欲望的生活。《风平浪静的闲职》中年近30的白领大岛风在职场和两性关系中习惯于察言观色,委曲求全,慢慢迷失自己。然而与网剧的冷峻、犀利不同,在电视平台播出的日剧,多走温情、治愈路线。编剧们用对人生困境出口的浪漫化想象,淡化观众对主人公逃避现实的质疑。《我的事说来话长》本质上属于碎碎念的温馨家庭伦理剧,无业游民岸边满虽然游手好闲,却能凭借斗嘴和诡辩,缓和家庭矛盾,最终在亲友的鞭策下,重新踏上求职之路。《风平浪静的闲职》则改编自少女漫画,缺乏主见的上班族大岛风在职场遇冷和感情受挫后,与过去做了个“断舍离”,以重拾自我。在这类主流商业剧中,逃避困境被包装成一种

自我救赎的有效方法。在理想化的剧情设置中,人生如果遇到不如意,可随时按下暂停键,给自己放一个悠长的假期,就能实现破茧成蝶、涅槃重生。这样的成人童话看起来很美,却没用。

观赏这样的作品,似能听到借主人公之名发出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叩问。前途受阻非要与命运死磕吗?昭和时代的价值观还有流通性吗?如果像森山实栗那样,回归家庭还能创造经济价值;像岸边满那样,闲赋在家却不对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像大岛风那样,给自己放个假就能修复心灵……那么逃离这个按丛林法则运转的现实社会,对于不具备竞争力的一族来说,不是更好的选择吗?这或许是日本“宽松世代”普遍的人生疑惑。人类的上进心背后深藏着对平庸的恐惧,然而在日本社会畸形发展的作用下,本该属于社会奋斗中坚力量的青年一代,却走向了坦然接纳自己的窝囊和平庸,对人生和未来缺乏兴趣和理想的方向。剧里剧外是共享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迷茫一代,也难逃近期的主流日剧展现出对这类价值转向的内容和理解态度。

必须承认,当代日剧中对性别歧视、阶层固化、强权霸凌等日本社会问题进行了足够多的关照,但却始终提供不了解决途径,只能用亲情、爱情、友情这些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为主人公的“丧”提供疗伤治愈。无论是立意深刻的小众网剧,还是基调温馨的主流电视剧,所有的“失败者”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火花》中德永和亦师亦友的神谷一路相互鼓励扶持;《东京女子图鉴》里续兜兜转转十年,还有男闺蜜携手相伴;《我的事说来话长》中的岸边满始终有家人的支持和鞭策;《风平浪静的闲职》里大岛风避世恋爱两不误。

由此,形式上的“反励志”剧,其实在主题和立意上相当治愈,甚至励志。这类剧集往往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当代日本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境遇和心理状态,鲜少对主人公的多元价值观进行是非对错的评判,而是以开放和包容姿态对人物行为动机和社会心理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细腻的展现,并力图为其困境寻找出口。当然,日剧也很擅长将至理包装成真理,观众一不留神就会像是《我的事说来话长》中配角们一样,被男主人公不着调的碎碎念牵着鼻子走。所谓的“反励志”剧,究竟是醒世良药,还是精神麻醉?反转的结局,到底是现实的投射,还是叙事的策略?终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